

莪山姚氏私塾的凤凰涅槃

章景云 朱关法

自南宋末年姚仁寿在莪溪兰田山创办“精一院”（后改“乐育馆”）始，经元明清三朝，这所姚氏私塾一直和姚氏、王氏的孩子们共始终。有元一朝，这所私塾出来的莪山姚王两姓的读书人，义不帝元，既没有去求取功名，更没有去谋取什么官职。到了明清两朝，这所姚氏私塾共培养出姚王两姓举人4人，贡生70多人，秀才之多，则不可胜记。明清两朝，姚氏私塾出来的姚王两姓读书人有61位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过职务。其中姚灿担任桐庐县教谕、王纳担任过监察御史和山东按察使金事，姚瑾担任过丰城县（今属江西）知县和崖州府（今海南三亚市）知州、王晟担任过武安县（今属河北）知县、姚富担任过庐陵县（今江西吉安）教谕和代王府长史、姚鎰担任过永福县（今属广西）知县，姚洵担任过将乐县（今属福建）知县、王志担任过淮安府（今江苏淮安市）知事、王士奇担任仁化县（今属广东）。61位政府官员中，姚邦采、姚灿、姚瑾、姚洵、姚鎰、姚景和等人，或事业有成，或政绩突出，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明景帝朱祁钰、明宪宗朱见深、明孝宗朱祐橰曾分别下旨予以嘉奖。邑人姚球（也是个读书人）于明朝初年，输谷二千石（约合今120000公斤）赈济灾民，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年（1387年）下旨嘉奖。学者姚缙因才识超群，人品高尚，明吏部尚书、桐庐籍名臣姚夔特地写了《留耕先生记》予以高度赞扬；明户部尚书夏元吉特地慕名来到莪溪看望他，并称赞他“才超韩范，学并欧苏”。区区一所莪山姚氏私塾，竟然出了这么多的人才，可见这所私塾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为培养社会精英作出过多么大的贡献。姚氏私塾，厥功至伟！

清咸丰十年（1860年）九月，太平军李世贤部从分水金竹岭攻入桐庐，十月逾白峰岭退至新登。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太平军第二次攻入桐庐，至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左宗棠部将魏喻义由严州（今梅城）率师克桐庐，太平军前前后后占领桐庐共18个月。这期间，桐庐民间发生的惨剧令人发指，桐庐百姓所遭受的苦难罄竹难书，以至造成“桐庐北乡人口耗十之八九，南乡人口耗十之五六。”（见民国《桐庐县志·杂志·灾异》）有三分之二的桐庐人死于非命。

太平军第一次占领桐庐，因时间

短暂，莪山一带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第二次占领桐庐长达15个月，莪溪的姚王两姓家族则遭到了灭顶之灾。今莪山畚族乡中门民族村的上门、中门、前门3个村子当时有3百余户上千人口，经太平军之乱，最后只剩下2间民房1座祠堂（上门村的姚氏祠堂）和20余人，其中王氏只剩下王至香、王根荣、王吉余3人，姚氏只剩下20人左右。享有580余年办学历史的姚氏私塾也荡然不存。

太平军退出桐庐以后，幸存的姚、王两姓的20余人重返上门、中门和前门，开始了家园的重建工作。到了光绪、宣统年间，莪溪人口有了快速增长。以王姓为例，王吉余虽然无后，王根荣则生了3个儿子，王至香生了6个儿子。到了宣统、民国年间，莪溪的人口发得更多了。姚氏家族幸存的人口本就比王氏要多一些，自然，姚氏家族人口的增加也要比王氏家族多上许多。

随着姚王两个家族的孩子一个个出生，一年年长大，他们的读书问题又摆在两个家族的面前。莪溪的姚氏家族素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太平军之乱虽然杀了五六百名姚氏族人，烧了近两百间的姚氏民房，毁了五百八十多年办学历史的姚氏私塾，但并没有毁灭他们“经书不可不读，读书明理，为圣人立言”（见《桐江莪溪姚氏宗谱》家训）的观念。随着族人求学的呼声越来越高，清末庠生（秀才）、上门人姚道金终于在1915年在幸存的上门姚氏祠堂创办了新式学校“莪莪小学”，自任校长，招收姚王2姓及附近村子他姓的孩子就读。

莪莪小学是姚氏私塾凤凰涅槃后的一所新式学校，教授的内容不再是原来的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教授的方法也与传统方法大相径庭，但在学校管理方面则与原先的私塾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学校收费还是坚持原来的做法：姚、王两姓的学生，依然不收一切费用；其他姓氏的学生，依然只收取书簿费。教师的工资、学校（祠堂）的修繕费、桌椅凳子的添加等依然由姚氏族田学田的收入承担。

莪莪小学的第二任校长是姚氏族人姚世全，他曾经多年在杭州读书，是当时村中学历最高、学问最多的人。他上任不久，便将莪莪小学改成莪溪初级小学。也许是他在杭州学习生活的时间比较长，受新思潮的影响比较大，他在办学期间，不但招收男生入学，还招收女生入学，首开

桐庐山区农村女子上学的先例。

1913年，桐庐著名学者、桐庐县教育会会长胡传泰和另一位会长叶恩燭曾在桐庐县城办了一所桐庐县立女子高等小学校，设幼学和成人两班，分别招收女童和成年女子就读。姚世全的招收女童入学，与胡传泰相比，虽然迟了近20年，但在偏僻的莪山农村，还是一件很开放很了不起的事。而且，胡传泰办的是女子专门学校，其学生是清一色的女子，姚世全办的学校则是男女混读学校。从某种程度上说，姚世全的办学观念比胡传泰还要开放一些。如果说胡传泰为桐庐女教第一人的话，称姚世全为桐庐农村地区男女混读学校的创始者，恐怕并不过分。

姚世全以后的校长是姚圣荣，他在任时间最长。他任校长期间，花重金聘了3位外地名师担任教学工作：2位是今属旧县街道的罗姓（其中1位名罗良旭），还有1位是九岭乡（今属横村镇）的滕某。因教绩突出，此时的莪溪初级小学受到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第四任校长是县里派来的教学经验丰富的石阜人方庆书。当时，姚姓族人中有人出于私心，也想当学校的校长。官司打到县里，县衙作出决定，学校改为公家管理，莪溪本地人不得干预学校政事。至于有关办学经费，依然由姚氏族田学田的收入承担，学生的收费依然按原来的规定分别对待。

方庆书担任校长期间，正是抗日战争最吃紧的时候。1942年5月中旬，日寇侵略军曾连续3次窜进山阴岭、周田、尧山、塘下等村，放火抢掠。幸亏莪溪地处偏僻，莪溪初级小学的教学没有受到冲击。相反的是，这几年中，该校的学生人数还从四五十人增加到100多人。究其原因，同治以后，浙南地区的畬族接二连三地迁徙到了莪山。此时，他们的第三代、第四代正处于学龄阶段，而莪山的畬族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他们到了莪山以后，虽生活艰辛，却依然十分重视教育。于是，他们便纷纷将孩子送进了莪溪初级小学。鼎盛时期，莪溪初级小学的畬族学生数竟有汉族学生数的2倍之多。因为该校的畬族学生如此之多，有人将学校戏称为莪溪畬族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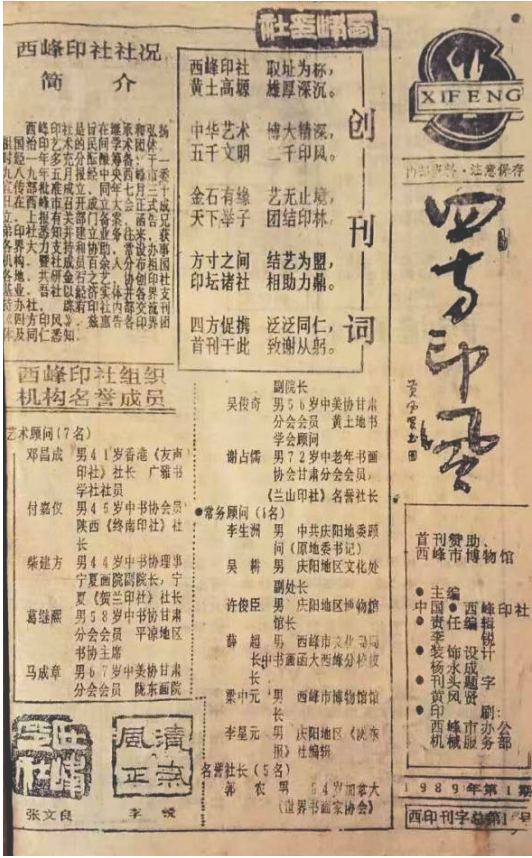
在莪溪初级小学就读的畬族孩子大多来自离学校比较近的铁碓石村、横山村、香炉山村、黄家山村和双树村。这些村子离学校比较近，学生的中餐回家解决，还有少数畬

族学生来自小塔坞村和尧山坞村，离学校有3公里的路程，他们只能将中午饭带到学校，在学校用餐。和其他汉族学生一样，除了书簿费以外，这些畬族学生的其他费用也全部免交。

章景云的祖居地是今莪山民族村西坞村，其祖父和父亲则一直在横村一带谋生。章景云生于1928年，不到2岁，他父亲就不幸病故。为了生计，他母亲只得带着他改嫁莪溪前门村的姚光明。姚光明家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他为人十分厚道，对章景云关怀备至，章长到10岁时，姚光明就把他送进了莪溪初级小学。据现在已届96岁高龄的章景云老人回忆：1940年前后，与他在莪溪初级小学同班读书的同学除汉族男生和汉族女生外，还有畬族男生和畬族女生。谈起这些往年的同学，应朱之请，章景云老人顺手写了7位汉族女生的名字：姚春花、姚巧英、王梅秀、王银秀、洪金仙、周海英、袁凤英；4位畬族女生的名字：雷彩凤、钟梅秀、钟根兰、蓝生香；19位畬族男生的名字：雷明卿、雷明连、雷志三、雷顺圣、雷圣法、钟文彬、钟文质、钟士成、钟士贵、钟顺金、钟顺喜、钟振茂、钟扬生、蓝良玉、蓝阿庆、蓝海法、李金根、李宗林、李朝曦。除了章景云本人外，这些和他同班读书的汉、畬两族的男生女生，现在都已作古，但他们的子孙后代，大多健在，生活都过得美满幸福。

方庆书担任校长期间，学校里有位申屠硕老师，是深澳村人。他是一位有着满腔爱国情怀的老师，同时，也很有些文艺才华。在方校长的支持下，他曾编写过一部抗战小话剧《小英雄》。演出时，方校长还请来时任横村镇镇长傅庆荣前来观看。据章景云回忆，剧中的小英雄名白文彪，是儿童团的团长，此角色由姚樟培同学主演。剧中的女游击队长也是个英雄，曾单枪匹马杀死过2个日本鬼子。此角色由畬族女生钟梅秀主演。章景云演的角色，先是打家劫舍的土匪，后在儿童团长和女游击队长的感召下，弃暗投明，参加了抗日队伍。王学源同学演的是鬼子兵少佐，最后打了败仗，破腹自杀。据章景云说，此剧演得十分成功。观看演出的傅庆荣镇长还奖了学校一笔钱。

莪溪初级小学的第五任校长又换成莪溪人姚盛轩，他是师范毕业生。1949年5月，桐庐解放。不久，人民政府接管了莪溪初级小学。



《四方印风》是甘肃省西峰印社的交流刊物。该印社一九八九年成立，社况简介：“西峰印社是旨在继承和弘扬祖国治印艺术的民间学术团体。……于一九八九年五月报经中共西峰市委宣传部批准成立。……辟有印社内部交流刊《四方印风》。兹惠告各印界团体及同仁悉知。”创刊词为“西峰印社、取址为称，黄土高原、雄厚深沉。中华艺术、博大精深，五千文明、二千印风。金石有缘、艺无止境，天下举子、团结印林。方寸之间、结艺为盟，印坛诸社、相助力鼎。四方促携、泛泛同仁，首刊于此、致谢从躬。”印社顾问有傅嘉仪、秦建方、香港邓昌成等，社长杨永成。首批全国各地社员117名，笔者忝列其中。

一九九一年社刊就出了十六开黑白四版二十期。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随着“书法热”的形成，篆刻艺术爱好者也进入空前的发展。当时各地争相成立印社，水平不一、良莠不齐。但当时的爱好者和组织者思想是单纯的，出发点是正确的。社刊除发表印作、印社社员动态，还有一定

比例的理论文章，虽然现在看来比较浅显，但是当时书法篆刻爱好者很难看到好的教材和理论文章，所以《四方印风》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从每期不同的赞助单位来看，办刊是比较艰难的。当然这份小刊对于篆刻爱好者来讲是有益的，经常在此发表的作者有：安多民、孙国柱、刘洪洋、宋哲金，这些作者至今也留在印坛，大多数的作者经过几十年的大浪淘沙销声匿迹。印社也是如此，很多的印社因为各种原因也解散了。

二〇一三年，西冷印社“印汇天下——国际印社联展”，国内参展的印社只有六十三家，没有西峰印社的名单。印社虽然少了，但通过三四十年的发展，篆刻艺术达到了历史上空前的繁荣，整体水平也超出了新中国成立后至八十年代这段历史时间的整体水平。这里面我想是少不了像西峰印社、《四方印风》这样的社团和内部刊物的推波助澜，默默奉献的。虽然他们不存在了，我相信还是会有人想起那段青春岁月中翘首以待《四方印风》到来的情景的。

俭以养德

英子

当下，或许有些人把大肆消费当成了生活品质，殊不知，真正的品质并不全表现在物质上。精神富有，用勤俭来涵养自己的品德，其实更高一筹。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过：“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最高配的生活，不过是俭以养德，静以养心。五年前，因为儿子在广东工作，我也退休了，在家闲得没事，想去儿子那里给他搞搞后勤保障。要出门，一看没一双像样的鞋子，在家里没关系的，可出门总得穿得像样点，不然会给孩子丢脸的。这样想着，特地买了一双夏季穿的耐克旅游鞋，鞋帮是黑色网状的，鞋底很柔软，穿着特舒服。穿了三年，鞋子大脚趾头的地方穿成了两个洞，我叫小难上的修鞋匠补了一下，想不到没穿两月，补丁的地方又破了，好在洞不大，其它地方都还像新的一样，我舍不得扔掉，于是我又拿到专业补鞋的店铺里去补。补补可能还能穿两年，退休了嘛，也不需要穿得多体面，能穿就好。

补鞋的店铺在江北我原来住的地方，于是顺便到老房子里拿一台立式电风扇到现在住的地方。这台立式电扇，跟着我辗转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格力牌的，两边两个脚组成一个框架，支撑上面一个外方内圆的小风扇，很轻巧，吹风时声音也很

轻，风不大不小，我太喜欢它了。我用右手一拎就上了公交，随后便到了现在住的新家。电扇有些灰尘垢面，看上去真像是老古董了。我拿到卫生间，用十字螺丝刀，拧开一个个螺丝，把风叶拆下来，将一个个零部件洗得干干净净，用毛巾擦干后，又一件件装回去。娴熟的操作，完全像个专业的风扇组装师。哇，拆洗后的电扇就和新买的一模一样。插上电源，开到小档风速上，均匀的微风吹来，立即让人神清气爽起来，还是那种轻轻的呼呼呼的声音，一点没变。

当年在一个比较严肃的部门工作，只有空调，而我却喜欢电扇。江南的气候，端午前后就进入黄梅季节，温度虽然不高，但闷热得很。有的办公室早就开空调了，而对我来说，室外温度不到35度以上，开风扇就可以了。别的办公室里都没有电扇，我也不能动用公款买电扇搞特殊，所以，我就自己花钱去买了这台立式电扇。每天晚上加班时，大院子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这台电扇轻轻地转着，发出轻轻的呼呼呼的声音，只有它默默陪伴着我。现在，我更舍不得扔掉这老物件了，这风吹拂着，心里有着无比的宁静呢。

俭，是一种态度，一种选择，更是一种品行和智慧。

登凤凰山

范敏

石下渡，亦名鱼梁渡，一九三一年，著名作家郁达夫避难离开上海，去往严子陵钓台时，曾在《钓台的春昼》一文中细写过此渡；一九五九年周总理视察新安江水电站，车经石下渡，见渡口拥挤，便建议在分水江上建桥，石下渡随之淡出人们的视线。

较之称霸一方的桐君山，海拔一百九十八米的凤凰山，就像一个失宠的孩子，没有哪位母亲会因为不见其貌而流泪，也没有哪位父亲会因为想见其形而望穿秋水。平常的文章里，很少能看到有关其人文与地貌的文字，名称也只有见于特殊的记载中。

凤凰山之所以会落到这样尴尬的境地，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其东面有玲珑精致的桐君山，海拔尽管只有六十余米，然登上山巅，富春江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西面有逶迤平坦的舞象山，只要站在山峰制高点，就能欣赏到分水江一带的景色。加之凤凰山山峰幽深险峻，山路狭陡陡峭，再加上石下坞左翼荒冢累累，冷落萧森，直至今在，依然鲜有问津者。

花褪残红，江南正好。暮春的一个早晨，我们一行六七人，徒步来到凤凰山麓的石下坞。此坞绿竹猗猗，涧水冷冷，绿头鸭在水中游来游去，鸳鸯在池岸打着瞌睡，几只圈养的孔雀，一见到游人就会开出色彩斑斓的羽屏。

朋友介绍说，登凤凰山有两条路可供选择，若想贪图舒适，可以走右边的水泥路，只要登一半山路就可以抵达山顶，但少了许多登山乐趣；

若不怕艰险，也可以走左边的小径，路形蜿蜒曲折，路面磕磕绊绊，两边的树枝还会把衣服勾住，但只要走到半山腰，就能俯瞰分水江两岸的景色。

这时，一旁的爱人说道：“既然来看县城全景，就不能因为路途艰险，而错过县城一半的风景，再说已经有那么多朋友走过小路，就算畏途险岩，我们也要横绝山巅。”一番话说得大家神思飞扬，激情高涨，个个精神焕发。

尽管没有李白的谢公展，也没有仙人的青云梯，然竹杖芒鞋，轻如快马，攀岩跨石，你拉我拽，俯仰之间，我们就来到山腰间的观景台。站在观景台前，放眼四周，登山的疲劳顿时消失殆尽。分水江两岸风光旖旎，江水浩渺，一路而来，经过桐庐大桥，穿过桐君山悬索桥，最后汇入美丽的富春江。江东面青山绵延，层峦叠嶂，一条宽敞的省道，蜿蜒曲折，勾连起山峰、园地、树木，也将沿途的村落揽入怀中。江西面地势开阔，远处云雾缭绕在青山之间，良田民宅布满山野；俯视近处，高楼林立，古树成林，放大手中的镜头，还能看到整个洋塘小区，楼房错落，街巷纵横，一条江滨小道，花团簇拥。

稍作休息，我们便向着山巅而去，云雾在头顶缱绻，飞鸟在耳边鼓动，我们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周围的空气却越来越清新。走过一段蜿蜒的山巅小路，穿过一片幽暗的树木竹林，眼前出现一条积满枯枝落叶的小径，雨后的落叶像涂了一层酥油，光